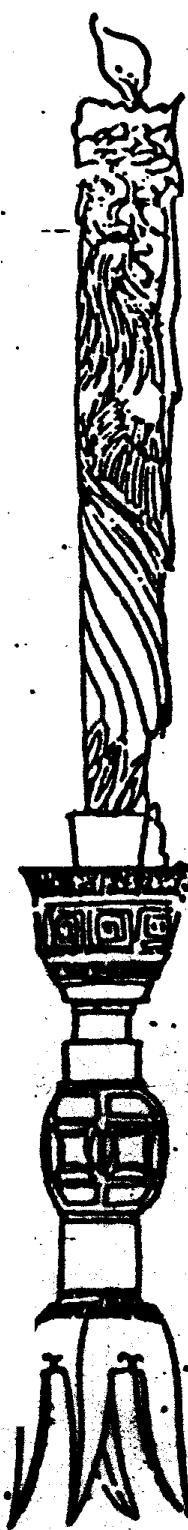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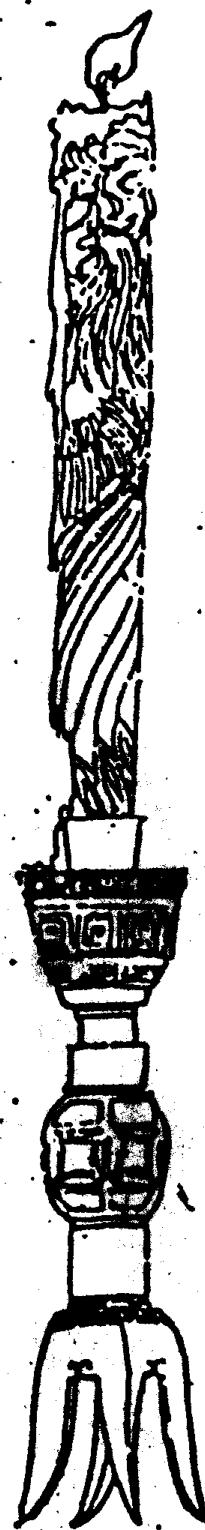


華子匡教授主編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專號 ② 民族篇



邊政公論

第一期 卷七 第

FRONTIER AFFAIRS

VOL. VII

No. 1

戰後我國邊緣形勢之變化

西藏環境與藏人文化

行憲與邊疆地方自治

行憲與西藏及西藏問題

行憲與新疆水利建設

憲法實施與蒙古自治

蒙古盟旗地方建設之我見

由憲法上看蒙古政治地位的變遷

請確定西南邊疆政策

邊官邊民與邊政

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圖騰制度

王成組

張印堂

芮逸夫

孔慶宗

鄒豹君

尹景伊

魏德勝

謝再春

江應樸

陳宗祥

邊政公論社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基政（辰）教授的遺金
體手筆。

字旁款長掉圓兩式：一為橫杆，一為彌臺，前者象徵高官貴爵，後者象
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
述。

古越 呂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戰後我國邊緣形勢之變化

王成組

我國近代的邊緣形勢，在戰前是受着俄英法日四國的包圍侵略，以至領域日促。十九世紀末年，日本異軍突起，繼而獲得英國的暗助，居然一步步迫使帝俄退讓。但是我國陸地邊界，終究是在俄國的方面延展最廣，而她的勢力絕強，仍然延展到我們的邊界之內。

帝俄被擾，蘇聯繼起，外交上的壓力曾經一度減低，只是暫時的局部讓步。在這種情形之下，易於由海陸諸路分頭向我國逼進。與軍事的壓力的日本，正好侵佔我們的繁榮地帶，獲利最多。其他各國，儘管鈎心鬥角，只能在不很發達的偏僻之區或暗或明的施展侵略手段。所以戰前的最後一個階段，中日的關係最是緊張複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國的邊緣形勢，比較戰前大不相同。簡括的講，主要的變化是下列五點：（一）日本的衰落，（二）法國在越南的掙扎，（三）英國對於緬甸印度的讓步，（四）蘇聯勢力在我國境內外的進展。（五）美國勢力的擴大。我國八年的抗戰，雖則已經奪得五強之一的榮譽，周旋於其他四強之間，終究是一種荊棘重重的處境。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國家直接受到這樣的包圍。因此我國戰後的處境，比較戰前，只有變化，並非改善。

我國四周與鄰邦接壤，大致都是列強的屬地，而並非本土。惟獨日本的本土最是接近，而且特別接近東北。日本這一次的弱兵強武，終於屈服，使我們少一勁敵。但是除去收復戰爭時期的失地之外，我國所得的利益很是有限。最重要的要算到台灣的收回，不但使我們得到許多重要的資源，而且使我們重又控制台灣海峽，福建方面的長江流域，惟因以解脫。不幸朝鮮雖是脫離日本，並不能及早實現獨立，而東北並沒有能由我國直接從敵人手裏全部接收。

更是枝節叢生。何況日本的舊勢力依然存在？至於目前的參加管制日本，只不過在形勢上表示我國勢力的擴張，因為我們連得附近海面上的控制勢力，尚且不能起而代之。

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遭遇，幾乎與我國相仿。在屬地之中，其最大的損失，就是越南的受制於日軍，日軍降服的時候，還是由中英兩國代為接收。越南的獨立運動却早已乘機爆發。我國佔領越南北部，並不像美蘇兩軍在朝鮮拖延時日。法軍一到，就慨然訂約移交。不過我國因此而得以收回雲南境內的滇越鐵路，將來恢復之後，也可以利用海防作為自由港。這樣一來，西南的商業出路較前改善，非但雲南可以得益，廣西南部也是一樣。但是法國對於越南的獨立，決不是輕易所肯容許，而對於我國的態度，並沒有大改革。南沙羣島的爭執，戰後一度重演，尤其是一個明證。這一項爭執，以後只是以不了了之，並不是我們已經獲得有利的解決。亞

九謂一區，成為中英邦交上的芒刺。但是英國的勢力，在印緬各國

未必完全消滅，而獨立後的印緬各國，未必肯完全改變易贍，廢除英國以往的侵略政策。同時我們對於英國的將來，不宜於過分的低估，要知道她的國力，在亞洲以外，並沒有同樣的衰落，間或還比較以前增強。

香港九龍一區，面積極其狹小，然而是華南的主要門戶，在商業上和軍事上都具有重大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英軍幾於不戰而退，但是我國既沒有能利用機會，以反攻收回失地，戰後仍然由英方接收。最近所發生的九龍舊城的拆屋問題，即使英國既然讓步到承認舊城之內我國可以繼續管理，並不足以搖動英國在香港的港面及其附近的權益。香港附近的租借地，最低限度我們可以等着和明居滿收回。所有鴉片戰爭結束的時候割讓的地方，到那時候如果英國感覺到範圍過於狹窄，而同時又國，這是我們的幸運！也許我們還得另覓途徑。英國的佔據着香港，無形中也是我國沒有能收回澳門的一個重要因素，港澳兩埠分據粵江口的東西兩角，成犄角之勢，而新佔澳門的葡萄牙，自從國勢衰落以來，久已受英國的那翼·港澳兩埠的產私，同樣是我國對外貿易管制的阻力。

雲南境外的緬甸，曾經在日軍佔領之下，獲得形勢上的獨立。英軍與我軍聯合反攻，只收回北邊的小部份，等到日軍降服才全部收回，對於極人的要求獨立，英政府很痛快的應許了，已經在去秋實現。在滇緬邊界附近，野人山等廣大的地區，久已被英人侵佔，我國拒不承認，所以至今在滇西還有一大段未定界。目前中緬兩國的邦交，雖則已經樹立，對於邊界騷擾，恐怕還不容易得到對我們有利的解決。這些爭執的地方，雖則先前是隸屬於我國，既已由英人併入緬甸治理，現成的產業極人何樂而不受？一有相當機會，我們應當向緬甸提出要求，但是像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不宜過於奢

望。至於抗戰時期曾經一度佔重要的滇緬交通，早已事過境遷，由於地形位置種種的關係，這些路線在平時決不能發生多大效用。未經修築的滇緬鐵路，因財源怕就不必很快實現，但是已經築成的公路，應當保留着。方便便利邊疆區的商業，一方面供應國防上的需要。

在康藏之南與新疆極西南，我國大段的邊界，向來是與英領印度為鄰，其中雖是有兩小段隔著尼泊爾不丹兩小國，其實他們早已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印度向來是英帝國在東方——亞洲大陸以及印度洋周圍的主要基地。太平洋戰爭期間，久已在爭求恢復自由的印度各民族，竟能協助英軍阻止製日的西進，開明的工黨政府，因而布戰後就毅然應許印度獨立。不過由於印回兩大宗教集團的不相容，在英方撤退之後，今夏將正式把印度分成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兩個新國，另有若干向來算是只受英國保護的王公，或是繼續隸屬於英國，或是自己宣佈獨立，還沒有完全確定。目前巴基斯坦與印度斯坦之間，還在爲藩領土的野心而發生爭執，前者對於將來的政治地位，究竟完全獨立或是尊爲英帝國的自治領之一，似乎還有作最後的決定。

印度與西藏之間，只有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而山脊不谷或是曉得里日河谷分別取道於加爾各答與喀拉蚩爾港口，是西藏最便利的通海出路。所以半世紀來，英國對於西藏，極容易由印度方面發展勢力，西藏的敢於反抗中央，甚至企圖獨立，未嘗不是這一種的形勢所造成。英國如果完全退出印度，對於西藏的陰謀自然也可以放棄，甚至於棄。但是印度境內所建立的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兩國，都要比緬甸更有野心與實力，恐怕他們仍然因襲英人的狡智，我國一年來已經首先與尚未正式成立的印度斯坦交換使節，固然是非常適當，以遼闊形勢而論，同時對於巴基斯坦，發生外交關係，

戰後我國邊形勢之變化

3

也應當及早開始。我們要注意印境兩國疆域的分配，使得西藏南部的克什米爾部分，是在印巴兩方爭持之中。巴基斯坦的勢力，即使不及印度斯坦，對於我國的關係更是重要。

總之英國對於我國邊境的威脅，正在大規模的轉變。難則我們對於英國本身，以及在英噶地內已經是將要建立的新邦，不能不繼續的加以戒備，並且努力覓取挽回我國固有權益的機會，百餘年來殘重的壓力，這一方面的確是在減輕。至於促進西藏的內向，我們必須在內部下功夫，增加聯繫，最重要的是改良交通，擴充商業關係。

中蘇兩國邊界的長度，據包格斯（S. E. Boggs）氏估量，在戰前已經長達九千六百公里，不愧為世界兩大大陸國的特色。根據蘇聯在中蘇協定裏面所提出的條件，我國應許外蒙在戰後舉行公民投票而正式成立外蒙人民共和國以來，我國在北方的邊界因而後退，中蘇兩國直接接觸的邊界已經中斷，於是也可以算為已經大為縮短。然而外蒙只在形式上獨立，蘇聯的勢力從此更是公然擴張。外蒙東南二面的界線，比較北面更長，所以中蘇兩國的接觸線，實際上（二）不止九千六百公里。被俄蘇聯接管北經三十八度以北的朝鮮北境，於是東北與朝鮮交界的九百七十公里，也一變而成爲事實。

上的中蘇邊界；這種情形原本是一種臨時辦法，但是由目前的形勢看來，不應會在短時間內改變。旅順大連的艦隊由蘇軍佔領，難則在中蘇協定裏面，有限度，有租期，也已經另外造成一種新局面。

較威脅是強大而且複雜。蘇聯採用聯邦制，在新界界外中亞細亞方面，沿邊是達吉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三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

在外交上，軍事上，這種自治組織，一切都是聽命於蘇聯政府。在外蒙與東北的邊界之外，範圍極廣的西伯利亞，全都是直屬於俄羅斯聯邦，就是蘇俄，其中也劃分若干自治共和國或自治區，但是他們的地位更不及中亞細亞的那些蘇維埃共和國。蘇聯的這種組織方式，對於許多弱小民族，很能滿足他們的虛榮心，然而並不妨礙蘇聯的集權制度。

最後講到美國對於我們的關係，實在並沒有疆土的接觸，但是依然依舊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至少目前是如此。由於戰局的變化，台灣之北的琉球羣島以及日本本島，勢必將有相當時期被美國佔領，此外還延展到朝鮮南部。其中琉球羣島的部分，至少主要的沖繩島，似乎美國大有利用托管名義而久佔的野心。因此在東海與黃海的外緣，以前日本稱雄於海上根據地，大半都已經轉移於美國之手。對於國境沿邊的海面，美海軍現今具有絕對控制力量，實際上青島至少在目前是他們的一個基地，其與旅順不同之點是我國的海軍也還可以儘量利用。

總之經過這次的長期抗戰，日本勢力的消滅，正是使得美蘇兩國的勢力擴大增強，偏偏美蘇的合作，只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而我國國力，在現代既不足以抵抗野心的侵略，又不能全部團結一致。難則日本方面外侵的危機已經過去，而且英法的壓力也已消失，我們並不比高枕無憂。遂採取新的形勢的變化，正在使得我國廣大的邊境地帶，除去許多舊有的缺點之外，又發生許多新的問題。何況邊疆問題並不一定是限於局部，尤其是東北？

西藏環境與藏人文化

張印堂

論到西藏環境與藏人文化，首先應予申明的，即此處所謂文化是廣義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那民族生活的共同表現，或屬於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或屬於他們的社會習俗、禮節以及思想方面的宗教信仰等。西藏環境特殊，居民的生活方式與我國他部迥然不同，著羊皮大衣，食藏粑，牛酥乳肉酥油，住堡壘式的房屋，用方形青綢之帳篷，以盆形皮筏作渡船，其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以及婚喪禮俗，均與他人異，欲明瞭藏人文化，應先認識西藏之地理環境，以大凡一民族之文化多與其居住之環境有關，由長期之適應所形成，正如禮記王制篇所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此語可稱之為古代人文地理之極好定義。

甲、西藏的自然領域：西藏的自然領域，是我國西南部最高的高原山地區，西起葱嶺，北抵崑崙阿爾金山脈，東南與我甘新相接，東至祁連山脈以臨河西，西南以喜馬拉雅與印度為界，東南一隅，以山嶺走向南北，縱橫斷入雲南，無清晰之自然分界，乃人為之界線，當有變更。西藏之自然領域在政治上，既包含有康藏青、甘、寧、川四省，所以地理上可稱之為康藏青最高高原山地區。過去藏人活動之範圍與其文化之傳播，多與此自然領域相符合，境內居民多係藏人與藏化很深的少數民族。

乙、康藏青政區的劃分與問題：民國以來，康藏青即行分置治理，康青兩地由四川康定與甘肅西寧駐軍分別所管轄，與西藏境薩政權脫離，迨民國十七年復正式改為省制，惟關康藏間之界線，因有前藏後藏與中藏等不同之解說，界限弗定，迄未劃清。簡而言之，依一般國人的解釋，前藏為今日的西藏省，後藏乃唐古喇山口一帶以西之西藏本部，惟藏人則多主前後中三藏之劃分，指綱流江以

東為前藏，瀉滻江西至唐古喇山口為中藏，而山口之西即西藏之本部為後藏，如此分之，限西康政權於貯江之東，故為國人所未許，致康藏之界務迄未決定。西藏向為我國邊陲，關係悠久，以環境特殊，文化各異，今政府既予以高度自治之權利，如何發展交通，增進中藏關係，提倡藏人教育，改善藏胞生活，扶持其文化的发展，祛除隔膜，調協紛爭，使之利益一致，實為中藏雙方所應澈底覺悟，迅予完成之責任。

丙、康藏青的自然景與地理區：唐藏青的一般高度，拔海多在一萬英呎以上，峯頂突出二萬餘呎，地廣約百萬方哩，佔我國全部四分之一，大於西歐各國面積之和，為世界上最高而且最大的高原山地區，故有「陸地絕頂」與「世界屋脊」之稱，居民總計約五百萬，每方哩合五人，與我東南諸省或隸接之印度恆河平原每方哩五百人之密度比之，大相逕庭。在地理上，又可分為四區：

(一) 北藏高古原區：為介乎葱嶺、崑崙、唐古喇與崑底斯四大山間之高台地，拔海達在一萬六千呎以上，地高氣寒，空氣稀薄，常有變更。西藏之自然領域在政治上，既包含有康藏青及漢北之一部，所以在地理上可稱之為康藏青最高高原山地區。過去藏人活動之範圍與其文化之傳播，多與此自然領域相符合，境內居民多係藏人與藏化很深的少數民族。

(二) 南藏高谷平原區：為崑底斯與喜馬拉雅二山間之雅魯藏布江谷地，拔海在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呎之間，夏季風溼，為西藏文物會萃之地，最大寺院與最大之都市，多分佈於此。本區為一草地，間有林木，藏人於此，農牧兼營，牧畜之外，青稞大麥，豌豆，蕷芻，葵蔬果木，均有所產，惟田地不多，發展有限。

(三) 西康山地區：為巴頭喀喇山南，唐古喇以東，與邛崍山

西之西康全部及青海南部之玉樹一帶，境內山嶺高聳，北部稍開展，南部則山高谷深，險峻異常，拔海自一萬至一萬五千呎之間，山嶺盡成南北向，東西平行，要者有八，山間水流湍急，橫渡不易，理論通航，交通困難，惟氣候比較溫溼，草木繁茂，耕牧均可，地形艱險，耕地無多，故居民生活，亦為甚為貧苦。

(四) 青海高寒地區：為巴顏喀喇山以北之青海各地，係由大小不一之若干盆地所組成，要者如柴達木、青海、祁連等，拔海多在萬呎以上，大部為沙漠與半乾燥之草野，低窪處多湖沼沮洳，除黃河上游者外，鹽為潤性，亦因地高氣寒，農牧基礎不大，以適當蒙藏有新之間，居民文化為漢回蒙藏之交換地，過去以藏人文化之影響甚深，故曾為大西藏文化領域之一部，但近代以來，自甘新回胞之勢力深入後，青海往昔藏人文化之地位，有為固教文化代取之勢，惟在地理之環境上，仍為西藏自然領域之一部。

丁、高原之氣候特徵及其影響：廣袤青之地勢既如此高亢，氣候特殊，乾燥寒冷，空氣稀薄，日曬強，蒸發快，氣溫變化急劇，乃其特徵，外來人士，以生活不慣，時感困難，旅行其地，常患暈山症，頭昏目眩，耳聾鼻塞，惡心嘔吐，以及鼻子流血等，時有發生，重者可死，驗是之故，地曠人稀之康熙青，雖與中印人口密集之地區毗連，但迄未為所繁殖，而藏人之間有文化之得以保持至今，與此不無關係，故謂西藏之自然區為天留之一藏人文化地，殆非虛語。

戊、藏人文化：西藏文化的特徵，最足以反映其環境者有五：

(一) 喇嘛教之信仰：喇嘛教是唐太宗時由中國傳入西藏之佛教，而受當地原有之崇拜自然的沙門教影響所成，為沙門化之佛教派，分紅黃二宗，紅宗是舊教派，黃教是新派，新派為西藏的勢力較大，此外尚有所謂黑白喇嘛教，是佛教化的沙門佛道，世界上最

大的宗教如基督教，均起原於西亞之沙漠草原，開始都是遊牧民族的宗教，蓋遊牧民族徘徊於空曠寂寞的沙漠，環境的艱苦，自然界的偉大，使他們易生神祕之感，現實生活的痛苦，使人對未來發生希望，貧瘠的沙漠草野，或以過於乾燥炎熱，或以極端寒凜，冷，風苦無告，容易使人憤世疾俗，加以因與外界隔離，生活單調，遭受極端刺激後，對大自然常發生敬畏心態，由敬懷自然，而反省，而默思，而皈依，今生之無望，祇好寄託於來世，故舊信重生，於是宗教迎出焉，西藏環境的艱苦，不下於西亞之沙漠草野，漫無邊際的荒野，深入雲霧之雪山，終年擋在藏人的眼前，空曠的無聲，有時寂寥如死，景觀之單調，社會之苦貧，較諸西亞北非，過無不及，以是之故，佛教傳入後，藏人對之，普遍信仰，西藏地物貧缺，對外往來甚難，人多是患，且藏人不喜外域，若准其自由增加，社會生活，必成問題，所以僧教為僧，出家離俗，度廟宇的獨身生活，可限制人口之過剩，舊信徒初為一寄生階級，出來後，可免與生靈者之競爭，而寺院又多建於不能生產之荒山上，既可減少生產土地之佔用，又可免除人口之過於擁擠，又以寺院為社會上惟有之集會場所，而喇嘛為其惟一之所謂受教育者，心計靈活，講經之外，常操貿易商業，因之寺院便成了交易場所，以經營有利，廟產增加，而僧徒於是亦擁有土地，擁有僕役，雖然成了資本階級，對平民購買予奪，權利日增，於是便握到社會上之政權，西藏之「神權政治」，於是演出。

(二) 神權政治：西藏的政治制度，原為專制政體，由王子治理之，但早自唐太宗時，紀元六三四年起，即依附中國，為我邊疆之一，當時之西藏政體，雖名為君主，以國城遼闊，地勢隔絕，實為部落組織，冬由酋長王子分治之，此種割據形勢，迄今猶然，至一五七六年土伯特(即西藏)王封為達賴喇嘛時，政體雖未改變，惟延至十七世紀，紅黃二派宗教興起，黃派勝利後，達賴喇嘛始據

有政權。按黃宗原爲宗喀巴於十四世紀末所創，達賴喇嘛執政後，西藏之政體始轉爲「神權政治」，正如歐西中古時代之「教會政體」。此種神權政治者爲穩定西藏行政與團結社會重要因素，以西藏羣衆，地勢險阻，山嶺隔閡，極便造成部落組織，而散漫的部落，祇由共同的信仰來充政治上的連繫，否則西藏之政治團結是很難產生的，而宗教的勢力，用作政治的活動，於漫無邊際，缺乏中樞重心的沙漠草原或高原山野的環境中，容易奏效。如中東與近東的大回教運動，中亞突厥回人的摩訶，印度回佛之對峙，都爲明顯的例證，近代臺灣與我國政治上之遠離，亦爲喇嘛信仰與神權政治所以致之。

(三) 豁牧之經營：西藏的環境，自各方面視之，不宜農作，多爲高山草原，適合放牧，故藏人原應爲一遊牧生活之民族，但藏

人於衣食牛羊皮革乳酪之外，尚需青稞茶蔬之類，而以交通困難，

畜外界供給非易，故不得不於不宜耕作之環境中，勉強種植，以求

自給，亦可謂爲原始社會中人定勝天之一表現，故此藏人於牧畜之

種大麥經製成之穀粑乃爲藏人之日常食品，藏人以環境所迫，其勤

苦耐勞，善於耕作，不亞於任何其他之專一農業民族，即我具有四

千余以上農作歷史之漢家，亦難與之抗衡，所以川人移民至西藏其

不失敗而歸者，多爲藏人之同化，是很值得吾人注意的。蒙藏同爲

我之邊疆之二大民族，俱篤信喇嘛，但喇嘛對此二邊胞之影響迥

異，藏人自信喇嘛以來，强悍善戰的性格全失，化爲柔順馴良，遇

外來的移民，甘心退讓，而藏人則不然，一面頌經念佛，一面勇敢

好鬥，對任何外來之民族，絕不示弱，不懼怕，不退讓，躍躍欲試

，不甘下風，此點與阿拉伯回人同。清末民初以來，川康兩省之爭，藏人皆以喇嘛寺院爲本營，寺院僧徒備有槍械，儼然爲匪藏

之堡壘，如一九零五年巴塘之亂，翌年廝殺之變，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漢藏大金牛之爭，及一九一二年拉薩中國官吏之被圍，皆爲例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英國以愛德華帝俄所派爲裝飾僧之多

哲夫與達賴陰謀勾結作不利於英印之企圖，當印督派英人楊赫斯班率兵進犯拉薩時，達賴先命僧兵至江孜堵擊，後以兵力不足，卒爲英兵所破，致達賴出奔，逃避噶倫。再一九三六年春，當其竄由江西黔滇，道經康青時，曾爲康青喇嘛所截擊，但終非所敵，據傳共帶自巴塘喇嘛寺院一處奪得之步槍至少四千餘支，收獲甚豐，飽載而去，因而及至一九三七年抵陝北時，其黨勢力大增。由此一觀

，我國來日之治康理藏，對藏人之農牧生活，應善加利導，提倡改進，以免再蹈漢藏衝突之覆轍。漢藏修好，加強團結，共謀福利，轉益西南國防，實固漢藏。

所及南太平洋新赫布列底羣島爲法國安置罪人之處所同。此實非法一朝非爲不可能事。但入侵之後，以環境截然不同，弱小多已去矣，生存乃多爲適者，久之即爲演化，由此觀之，藏人女性之少，實屬當然。康藏社會，男性既多於女，一妻多夫，勢所必然（詳見下），故爲母的妻子，乃成一家之主，有當家之權，因此在母系的康藏社會中，部落酋長們，女性者很多，故西藏在我國歷史上，有「女人國」之稱。

（五）婚娶奇俗：藏人婚姻，極爲自由，一夫一妻者有之，一夫多妻者亦有之。一妻多夫者更有之，外如臨時之定期夫妻，亦偶而有之，其中以一妻多夫制最爲奇異，故人稱之爲藏人之典型婚姻，惟與其謂藏人婚姻爲一妻多夫，莫若稱之爲婚姻絕對自由。總之，一妻多夫既爲原始社會所常有，而康藏以男多於女，故相延至今，且於其貧瘠之環境，亦甚適合，以艱險的冰天雪地與嚴酷的氣候及拉涉不定的移牧，均不宜於婦女生活也，即於比較溫溼的半農半牧之谷地，以田地之狹小有限，一妻多夫，既可限制人口之增加，又可免除有限房產土地之過於分，所以原始的一妻多夫制，迄今猶存。至藏人之喪葬方法，尤爲特殊，因境內木材缺乏，人死之後，不用棺槨，多行水葬、火葬或天葬之法。又以藏人生活，原爲移牧爲主，居無定所，無墳墓之地。藏人葬期，多在秋後舉行，惟病者則隨死隨葬，以水灌尸，死後，投屍江河，順流而去。天葬即懸葬，死後任禽獸食之。凡行火葬與懸葬者，死日如不適時，須將尸體，放於空籃，用繩繫起，待斂糧上畢後，始舉行之。高者多採

火葬，焚後，將尸骨灰燼，裝於盒中，留置葬場，或用磚石厝起。若採天葬，則將尸體曝露葬場，任禽獸食之。此外尚有精選之天葬法，爲貴族領袖與大喇嘛等所採用，如里塘活佛死後，即爲其數千僧衆，架出寺院，拖至葬場，僧衆蹲坐於尸體之四週，由一人或數人將尸體四肢，用刀割下，把肉分送各僧，各僧則伸手將血肉高舉空中，時必有似駕良鳥鴟鴞屬，羣集天空，盤旋注視，見機俯衝而下，叨取食之。直至肉盡骨幹而後已，肉去之後，僧衆則再將尸骨，磨成骨粉，雜以青稞麪粉，用其飯碗製成粉球，再喂飼之。惟最後一團，必自享之，以示紀念。此種精選之天葬法，爲最高尚，最敬重者。平民俗人，不得採用。此外尚有「木乃伊」法，爲達賴與班禪二最高活佛死後所採用，即死後以布將尸體裹起，置於乾處，使不腐爛，上建一塔，以便保存紀念。綜觀以上諸葬法，於康藏環境頗適宜，葬時定在未隕收後行之，正示葬作之重要，葬法不採埋葬，以減土地之佔用，冰冷的岩礫荒野，不宜掘坑火葬，故採水火天葬之法，勢所當然。古「木乃伊」法，向爲埃及帝王所採用，於乾燥之沙漠及冰凍之苔原，最爲適宜。康藏高原，既乾又冷，行之尤宜，藉此不特遺容得以長期保存紀念，且水火天葬諸法與喇嘛之信仰重生，亦甚符合，故喇嘛藏人，多樂行之。

綜上所論，藏人文化，雖似幼稚，但確爲長期適應西藏環境所演成，在原則上，藏人信仰思想之共同，政權之統一，婦女社會地位之重要，婚姻之自由及喪葬之節省與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對環境之適應，都值得我們深切認識的。

行憲與邊疆地方自治

芮逸夫

依據憲法民族平等的精神 提供一個邊疆地方自治的原則和一些意見

我們的憲法開宗明義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便說：「中華民國基於民主主義，為民主、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六條又說：「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便充分表現出全部憲法的民主精神。再縱觀全部憲法的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條條文，也沒有一條不表現民主的精神。所以我們現在要行憲，就是要實行民主的憲政，而實行民主憲政的基礎則在地方。民族的憲政必須要從地方做起。因為人民最關心的是他們切身利益的事，而最難清利害關係的公私事，都在地方上。如果一省一縣或一市的事還辦不好，則整個中國的前途更不會辦的好了。所以要實行民族的憲政，首先就得實行地方自治。

憲法第五條說：「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七條又說：「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可充分表現出全部憲法的民族及其他的平等精神。據我全部憲法的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條條文，也沒有一條違反民族及其他平等的精神。所以我們現在要行憲，就是要實行平等的，特別是民族平等的憲政。而實行民族平等的憲政的基礎，則在邊疆地方自己。民族平等的憲政必須要從邊疆地方做起。因為在邊疆地

方有文化衝突（Culture conflict）的現象，於是各族間便不免要發生利害衝突的事。如果一省一縣的這種族際的利害衝突的事，處理的不好，則整個邊疆的事更不會處理的好了。所以要實行民族的憲政，同時還得實行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

所謂地方自治，我們以為實踐其政治的和法律的兩種意義。在法律的意義上說，是指地方人民藉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參與地方公共行政。二者相輔而成一種地方自治制度。我們看憲法第十一章規定的地方制度，除人口集中的直轄市及邊疆地區的蒙古各部等地方自治制度另以法律規定，西轄地方的自治制度特予保障外，分省（直轄市）和縣（市）兩級。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與憲法抵觸。省民代表大會之組織及選舉，以法律定之。」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縣得召集縣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縣自治法，但不得與憲法及省自治法抵觸」。我們再看第十章規定由地方立法並執行的事項。第一百零九條：「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

- 一、省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
- 二、省財政之經營及處分。

憲與地方自治

- 三、省市政。
四、省公營事業。
五、省合作事業。
六、省農林、水利、漁牧及工程。
七、省財政及有權。
八、省債。
九、省銀行。

十、省警政之實施。

十一、省慈善及公益事業。

十二、其他依國家法律賦予之事項。」

第一百十條：「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

一、縣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

二、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三、縣公營事業。

四、縣合作事業。

五、縣農林、水利、漁牧及工程。

六、縣財政及稅收。

七、縣債。

八、縣銀行。

九、縣警衛之實施。

十、縣慈善及公益事業。

十一、其他依國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賦予之事項。」

可見行憲以後，各地方的教育、衛生、實業、交通、農林、水利、漁牧、工科及財政、金融、警政的措施，以至公營、合作、慈善、公益等事業的舉辦，都可由各省縣地方的人民自己來立法並執行。

在這種寬廣度、彈性的規定之下，各省各縣如能積極推行起地方自治來，我想一定可以把傳統的官治的地方，一反而為民治的地

方；由向來的地方被治，一變而為地方自治。

至在有二族或二族以上住民的邊疆地區，其地方自治則較比內地及其住民純為一族人的邊疆地區問題較多。因為一省或一縣既有二族或二族以上的住民，則其文化必不能完全協調，而各族人民的相互間，也不能有深切的瞭解。舉凡教育、衛生、實業、交通、農林、水利、漁牧、工程及財政、金融、警政等等的措施，各族都各有其各不相同的或互相衝突的看法，至對公營、合作、慈善、公益等事業的舉辦，更難獲致相同的意見。譬如說辦教育罷，教育部規定四二制小學裏的課程是要授國語、常識、算術、公民、歷史、地理、自然以及圖畫、勞作、美術、唱歌等等的。而一邊疆地區，如在蒙古回族中，尚有由族署聘師設塾，選拔兒童學習《譯三字經》、《孝經》、《聖論廣訓》等書，民間也有請師設塾教其子弟讀蒙文的。其在蒙、藏、夷、青、康等地的喇嘛寺中，則各家送其子弟多終日禪誦經文。至在西北各地僧真寺中和基督教信徒的子弟，又多師習羅文可炳經。而雲南西南的藏夷及一部分崩龍、浦人、俅喇等族小乘佛教的信徒，則多送其子弟去佛寺（俗稱經寺）學習佛英文經典。川寧、滇、黔間的僮僕和摩些，又多有少數子弟在求明墨（羅族高師），拜東巴（摩族巫師），傳授傑羅文和摩些文經典。

再說衛生罷，則飲當然要用開水，食宜配合肉類和蔬菜。衣則冬夏有別，依時更換，並勤洗濯。居則無論高樓、大廈、瓦屋、草房，必開窗戶，通氣取光。疾疫自應是醫務治。而在邊疆地區，如黎族人食則炒米奶渣，藏人則青稞糌粑，各佐以牛羊之，藏菜是復雜的，飲則奶茶、乳酒或酥油茶。西北伊斯蘭教徒則是食豬肉。西南邊胞大不終年吃的雜糧，喝的生水，衣則織、紗、青、康人大多是冬夏咸宜的皮衣或綢衫，終年不換不洗。西南邊胞很多只有單衣禦寒，或則粗糲一物，日禦風雨，夜作被蓋。居則蒙古、哈薩克及游牧藏民等部或穹廬或帳房，定居藏民則居碉房。西南邊胞居

住的都是矮屋或牲畜同在一起的草棚，既少通光，又少通氣，疾病則蒙蔽人大都謂晦暗陰經，西南邊胞又多謂端公作法，以療沈疴。以上唯果教育和衛生二者為例。此外如交通、實業、農林、水利、漁牧等等的殊異情形，可不用細說。在這種文化衝突的環境之下，要求其地方各族人民能各自處理他們地方上的公共事務，非由各族幹練人士共同商討，折中至當，使一切利害衝突獲致協調，決不能收地方自治之效。所以必須實行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

所謂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其應根據的唯一原則是：

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確定其實行選舉的各級民意機構組成分子的名額。

在這個原則之下，如一省中有二族或二族以上的住民，則其依據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而召集的省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及依一百三十三條而設置的省議會議員，均須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選舉之。同樣的，如一縣中有二族或二族以上的住民，則其依據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而召集的縣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及依第一百二十四條設置的縣議會議員，也都要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選舉之。推而至於一鄉或一鎮，如有二族或二族以上的住民，則其鄉鎮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也要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選舉之。惟有各邊疆地區的民意機構，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來選舉，而後各族人民間各不相同的意見，乃有共同商討，折衷至當的可能。而後一切利害衝突，乃有獲致協調的可能。

然而有二族或二族以上住民的邊疆地區，其各族人口的比較必定是多寡不等的。實行依各民族人口的比例，選舉其民意機構組成分子的邊疆地方自治，必不免引起多數民族（不一定是漢人，有很多邊地是邊民佔多數的）排斥少數民族（不一定是邊民，有很多邊地是漢人佔少數的）的問題。我們單從民主政治的正面看，民主政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在「為最大多數，求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則之下，少數人的被犧牲，似乎是當然的，而且是無可奈何的。

但再從民主政治的反面來看，民主政治却是容許反對者存在的，只要他們的反對是在合法條件之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的「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似乎可以說是含有容許反對者之義的。今日一般人把民主政治看作單純的「服從多數，犧牲少數」，這真是絕大的錯誤，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大的缺點。這個錯誤，我們不能不予以糾正；這個缺點，我們不能不設法補救。否則在實行民族平等自治的邊疆地方，少數民族的意見將永遠被犧牲了。這個問題實非常嚴重。所以在「服從多數」的正面民主原則之下，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尊重少數」的反面原則，我們仍須竭力去為少數者打算。現代的民主政治，已漸漸演變為「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意義了。在「尊重少數」的原則之下，邊疆地方各級民意機構中允許相當限度的否決權，我想不僅是應該，而且是必要的。而侈少數民族的意見，遂不敢永遠在被犧牲之列。

實行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其應先決的問題有二：一為不同族類的人民如何能加深其相互間的瞭解？一為矛盾衝突的文化如何能獲致協調？這兩個問題實在是二而一的。因為，如果不同族類的人民相互間能深切瞭解，則文化的矛盾衝突自然容易獲致協調；同時，如果矛盾衝突的文化能獲致協調，則不同族類的人民相互間也必容易瞭解。要求邊疆文化的協調，實有賴於和內地文化的交流融和，使同處於現代化，而欲謀邊疆和內地文化的交流融和，使同處於現代化，首應開闢邊疆地區的主要公路和鐵路，使邊疆和內地的交通日趨便利，並振興教育以提高邊民的文化的水準，而後不同族類的人民相互間始能有深切的瞭解。所以邊疆地區教育和交通的建設，實為實行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的先決條件。深望政府當局本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對邊疆地區規定「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的意旨，先行積極舉辦邊疆地區的教育及交通事業，並扶助其發展，以促進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的實行！憲政前途，實利賴之。

行憲與西藏及西藏問題

孔慶宗

行憲與西藏及西藏問題

吾人研究邊事，推行邊政，主要目的有二：首在保全國家領土，鞏固主權，使其政令推行無阻，達到建設邊疆之目的，此就中央立場言之也。次在保障邊疆民族之生存發展，改良其生活，增進其福利，俾其文化提高，物質豐裕，與內地人民，同流共進。日趨團結融洽，共負建國重任，此就邊疆立場言之也。兩者相輔相成，應同時併進，苟有所偏，則為畸形發展，而流弊不可勝言矣。甚或自的不明，主張無定，徒為趨時投好之論，以亂國人對於邊疆之觀感與認識，使國家處理邊事，無所適從，則為害甚烈，固不如其已也。惟我國邊疆邊域，各有特殊情形，建設之目的雖同，而所施之區域，所用之方法，所採之步驟，則難明確劃一。必須按照各邊地之實際情形，各適其宜而為之，始能泛應曲當，不生扞格，不起糾紛。治疆之政，不必同於治政之法，經營西北，有異西南，推之海陸疆，甚至各族內部，情形亦非一律，當各別其道，而不可創足適取，作繭自縛。是故經邊之政，國家根本大法，祇能定其綱領，其一切節目，則宜細於法律之分別規定，所以留伸縮，便修改，而求合於實際之需要也。今以憲法公佈，實施在即，茲就行憲與西藏及西藏問題諸種關係，略抒管見，分為（一）藏人對於憲法之觀感；（二）行憲於西藏之影響；（三）西藏問題之分析；（四）中央與今後藏局四項，述之於次：

一、藏人對於憲法之觀感

西藏政治，尚處於專權及貴族專政之階段中，對於近代憲政之意義，外久了解。一般民眾，除為喇嘛者或有最少數優秀份子，又

遇特殊機會，能得仔細頭銜，以充僧官而外，其餘永為平民，僅充勞工或僕役，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其身份。至於喇嘛階級，則畢生為經禮佛，默守成規，置身世外。且自視甚高，以為西藏政府不過為保養及維持佛教而存在之工具而已。所謂憲政，所謂民主，自然漠不關心，亦不視為重要。此外則為握有政治社會實權之少數貴族僧官，全被貴族。不過一百餘家，故俗官亦僅一百餘缺，一切大小俗官，悉出於貴族之門。故貴族子弟，無論其智愚賢否，皆具有為官資格。其尊嚴與保障，即恃西藏現行之政教制度而確符。俗官之數，較多於俗官，然亦有定額。俗官員及貴族子弟中，能明習世界潮流，精研各國憲政者，迄今為止，尚所罕見。其有少數體賴之士，目光較為遠大，常識較為豐富者，亦以藏俗極端守舊，不能表達其意志，不敢明示其主張。故綜括言之，絕大多數藏人對於實行憲法之情形，不特隔膜，恐亦不感興趣。而貴族階級及僧俗官員，恐尚不免更有疑慮。蓋憲法為近代民權發達之產物，其目的在廢立政規，保障民權，使國家政令，遵照全國民意行之，而又以各種有效辦法，使全國民意，能自由表現，而為法令之所本，所以防止執政者之專擅逞威，保障人民享受自由平等之權利也。今西藏政制，一切大權，既係據諸數少數僧俗官員及貴族之手，茲欲實施自由平等之憲法，以限制統治階級之權力，而使最大多數平民，增高其身份，改變其地位，行將與彼等併肩而立，同掌政權，共組國事，在此少數統治階級的眼光觀之，此項憲法，如果在藏實行，是否對於彼等固有尊榮及特殊權利，有所動搖，自不得不十分注意，謹慎

然以上所舉，不過就西藏一般觀感言之耳。制憲國民大會早見及此，故對於西藏內治之政教制度，特予保障，使其統治歸於不致觸生反感，遂滿無懈，徐徐進入憲政之坦途，用意固善。惟迄今西藏當局，對於實施憲政，其何態度，尚未可知，故今後立法機關對於修訂西藏行憲之實施辦法，應應分別較急，明定步驟，使藏人確知保障者為何，改進者為何，有以祛其疑，解其惑，方不致推行受阻。若以為行憲之後，遂可使人釋惑一變與我推誠合作，則未免過於樂觀矣。

二、行憲於西藏之影響

西藏情形特殊，邊人智識水準，亦較內地為低，其開闢遠，交通隔塞者，尤以西藏為甚。試行憲法，實施憲政，真正步入法治之途軌，在内地雖已浸漸於共和政制者數十年，而究其實，尚紙墻以此次為創舉，成效若何，仍未可寄奢望，而況素不注意法治觀念之發揚乎？故今後憲法實行，在西藏所生之效果如何，當視藏人了解憲法之程度與其施行憲法之誠意如何以斷。茲根據憲法所定有關西藏各條，分別論究之。

1. 四藏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參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所謂中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者，即中華民國之前身，原為滿清帝國，故前清於民國建立以前所有之領土，即為民國之領土。西藏直至清末均為清國領土，故仍為民國疆域。所謂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者，乃規定行憲以後，變更領土之合法程序，即所以確保民國固有之疆域也。至西歷於民國元年，確曾宣稱獨立，但既未提母國之意，亦未得國際之承認，實未取得獨立之資格。此種隔離事實，皆出於民族感情之偶然衝動，或出於不順受中樞嚴格統治之企圖，並無真正獨立之意，此與民國初元各省割據自雄之現象，

初無一致也。此種看法，可於民元以後中央與西藏接觸間之各種合

法關係明之。民國三年，森婦拉會議草約及其聲明文件，訂約各方面，均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此草約雖未成立，我方視為無拘束力，但可反證西藏確無獨立之意。民國二十三年，黃專使慕松入藏，授祭達賴，會與西藏當局洽談政治問題，藏方正式表示，亦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僅希望中央不改西藏為行省。二十八年，西藏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坐床，國民政府特派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入藏主持大典，西藏遂照辦理，並即對西藏機政熟諳呼圖克圖為輔國普化轉師。此後熟諳辦藏及達札攝政職任，均呈中央，並遣派國大代表，益可表明西藏政教上最高主權之屬於中央，而藏地之為中國領土，更屬確無疑義矣。

2. 西藏與民族平等人民平等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條：中華民

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此就構成中國人民之各個民族，如漢滿蒙藏回族等之平等而言，即不使各民族間有人為的尊卑貴賤優劣強弱等之差別，一切觀念與待遇，均以彼此平等為基礎。蓋滿清帝國以滿族等制其他各族，故各族之處境與其所受之待遇，至不平等，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當為各民族所樂於接受，而在西藏方面亦具有同感也。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就全國人民間之平等而言。立法者之意，原在以法律保障人民在法律上之平等，而糾正以往因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各種不同之關係，所產生之人為的不平等，遂在法律上亦生差別。故人民平等乃採行民主制度，必須遵守之基本原則，否則名不副實，流於虛偽。此項規定，在內地進行，已無困難，而在西藏，則尚不足以謂此。蓋西藏之政治社會，現尚實行以階級貴族專擅一切之階級制度，無論在何方面，均表示其不平等現象。欲加改革，如用温和政策，決非短時間所能收效，而激烈的革命手段，又非民主政制之所許，故以憲法保障西藏

自治制度之原則下，此項條文，在西蒙內部恐不致有何影響，而人民平等，將仍為幻想耳。

西蒙與西藏問題

3

3. 西蒙與信仰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屬於思想自由之領域。蓋必思想自由，而後人類之發展與文化之進步，不受限制。我國各民族對於宗教之信仰，大體言之，該民族有兼收併蓄之精神，滿族亦不甚無成見，至蒙藏兩族，則一致信仰佛教，異教甚難侵入其領域，納粹家謂人民之信仰耶和等教者，可謂絕無僅有。余嘗遊內蒙及康藏各地，迄知天主或耶穌教堂所收之信徒，什九皆為移住當地之漢人。英人勢力深入西藏數十年，而迄未在西蒙境內建一教堂，得一信徒。藏人之會遊英印歸來，思想較新之分子，今亦從未見及。其家庭有希望或懇掛耶穌母像等事，至回教徒之堅忍奉嚴，經輕自守者，更無論矣。故信仰宗教自由一條在民族各信其所信或人各信其所信之兩種意義言之，均將為各方所接收，即西藏對此亦必能遵行。惟吾人更盼我國邊疆宗教色彩極為濃厚之各民族，對於各該民族中個人之信仰，不加以各種限制與壓迫，俾得有去取之自由，而免各民族以宗教關係，造成牢不可破之溝溝，致礙國族團結之進步，則庶符信仰宗教自由之本旨也。

4. 政府與西藏地方制度 奉申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西藏本邦制度，應予以保障。」但中央對於西藏，並未據其自行商討，而明定之於憲法，以示尊重該人民行使選舉之政權，但所謂自治制度者，實當根據地方通行之各種保證憲法所制定之督辦處？抑指稱該行政機關所行之頗有制度？抑憲法系之本旨？兩者似均無不可。蓋中央有督辦處之內政制度，固已許其以自治為原則，而未加以肯定之限制也。平生規定，則謂我停滯不進之社會，及其人民所受政治權利之程度，倘其統治方法無破除舊習，漸趨法治，逐步改革，以求適應的，則吾以民之地土，外雖因憲法之實行，而改善其狀況。中央應如何輔導西藏自治，俾其制度不滯於保守，而趨於進

步，並以加強中央與西藏間之聯繫，則有待於擬訂保障自治法規時之尋於補救也。

又西藏人之參加中央政治，憲法上明予規定者，為第二十六條：「國民大會以左列代表組織之，三、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第六十四條：「立法院立法委員，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三、西藏選出者，一及第九十一條：「監察院監察委員，由各省市議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之，其名額分配依左列之規定。四、西藏八人。」依此規定，關於西藏選出國民大會代表之名額，照卅六年七月五日修正公佈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權免法第四條第三項，已定為四十名。其選舉方式，自應遵照中央所公佈之選舉法令辦理，且此時除西藏地方應出之代表十四名尚未選舉外，具餘二十六名，均已依法選出。惟西藏地方之自治制度，既由憲法予以保障，則此十四名代表之選舉方式，西藏政府是否可以斟酌變通，固甚有考慮之餘地也。關於西藏應選出立法委員之名額，卅六年七月五日修正公佈之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權免法第四條第三項，已定為十五名，現惟西藏地方應出之五名，尚未依法選出，其選舉方式，是否可由西藏政府酌量變通，亦值以研究。西藏監察委員八人，依卅六年三月廿一日公佈之監察院監察委員選舉權免法第六條之規定，由西藏地方選舉者五名，苟未辦理，由暫居內地之華僑選舉者三名，業已依法選出。其選舉方式，即由該院監察委員選舉權免法施行條例第六條之規定：「西藏地方監察委員，由西藏監察院召集代表二十名組織監察會選舉之。」此種辦法，為確當，全西藏較易實施。至暫居內地之華僑選舉員之選舉委員會者，則由該院監察會請應召請代表二十名組織監察會選舉之。以上西藏參加中央政治之三種代表及委員之產生，均用選舉方式，至行政司法考試三院監督從政人員之考選，應沿用明文規定。自當以一般公務員任用法為標準。西藏人員來中央機關服務者，當亦不外循此途徑也。